

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 编

黔岭星空

——
贵州老艺术家剪影
(第二辑)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 编

黔岭星空

——贵州老艺术家剪影

(第二辑)

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黔岭星空: 贵州老艺术家剪影/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
编. — 贵阳: 贵州民族出版社, 2006. 10
ISBN 7-5412-1398-5

I. 黔... II. 贵... III. 艺术家—生平事迹—贵州
省—现代 IV. 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2145 号

作 品 名 黔岭星空
编 者 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
责任编辑 龙映红
封面设计 王 剑
责任校对 曹永兰
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
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邮 编 550001
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
开 本 850×1168 mm 1/32
字 数 350 千字
印 张 12.25
印 数 1~1 000 册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0.00 元

感谢王岫同志对文艺
家对贵州文化事业的
无私奉献，敬祝各位老
艺术家青春永驻，福
寿绵长。

丙戌年春

王朔文
书

编 委 会

主任委员：王 呐

副主任委员：林钟美 龙忻成

王本忠（兼总纂）

委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飞天 王 呐 王本忠

龙忻成 杨 高 林钟美

袁家浚 秦 枫 蔡 葵

黔岭星空 群星灿烂(序一)

王朝文

继《黔岭星空——贵州老艺术家剪影(第一辑)》之后,该书的第二辑又行将出版了。我省老艺术家委员会的同志们送来书稿,约我写篇序言。这是命题作文,我也就权且交上一份答卷。

我对老艺术家们说,20世纪50年代我还在团省委工作时,就与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你们的创作和演出曾经感染过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年轻人,影响不小。那时还没有“追星族”一说,但你们也就是当年被年轻人追的“星”。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间,我们都是银发一族了。自然规律不可抗拒,往事依然历历在目。美好的回忆永远年轻,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的艺术之树永远常绿。

我们贵州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种种原因,经济社会的发展滞后于沿海发达地区。但我们的文学艺术,特别是民族民间艺术并不落后。我们有许多艺术瑰宝,有许多丰富的原生态文化,足以自豪。近年来,一系列“多彩贵州”的活动和演出,不就享誉全国以至海外吗?不就让世人对我们贵州刮目相看吗?我们的苗家飞歌,侗族大歌,布依族民歌,以及各兄弟民族多彩多姿的文化艺术,给黔中大地增光添彩。早年我就听过阿旺唱的歌,看过罗星芳、阿略跳的舞。她们是金嗓子、是舞蹈家,从家乡一直唱到北京,跳到北京,受到过毛主席、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赞,让苗族、布依族露脸,给贵州人争光。众多的老艺术家们在贵州这片热



土上几十年如一日，辛勤耕耘，为贵州的艺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无私奉献，我想，贵州各族人民永远是不会忘记的。

我翻阅了这部书稿，继第一辑所列入的 37 位老艺术家之后，这一辑又收录了 36 位老艺术家的经历和事迹。此中有不少同志是我早就熟悉的好演员，也是好朋友，如罗江禹、卢小玉等等。我始终认为，我们贵州是大有人才的。过去几十年的岁月里，在京、川、评、越、黔、花灯、话剧、歌舞、曲艺、杂技、影视等各个艺术门类的台前幕后，都涌现了不少艺术人才。浏览书稿，我对老艺术家们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他们的才华造诣让人赞叹，他们的道德为人使人敬佩。比如，宋可兼从部队到地方后，有机会去上海深造，学习结束本可留在当地发展，但她却不留恋大上海，毅然回到贵州，而且还带来了一位难得的人才——她的夫君王呐，共同致力于我省的话剧事业。又如，任岷清苦一生，甘为我省的曲艺事业作奉献，身患癌症依旧痴心不改……老艺术家们德艺双馨，值得今天的年轻人，特别是百花艺苑的后来人作为学习的榜样。

我有幸在贵州省省长的位置上为全省各族人民服务过。在任职期间，我一直关注着我省的文化建设。但我们贵州是穷省，财政靠中央补贴过日子，文化建设经费十分有限，当年搞一次大型活动，只能请大家吃点夜宵，啃馒头，喝稀饭而已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出场费了。但大家无怨无悔，越干越好。这就是我们这一代老艺术家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！我自从退下来后，“官”当得似乎更多了。这些年来，担任了不少学会、协会和民间社团的名誉职务。我笑言，如今我是无职、无权、无钱，却承蒙各方的厚爱和抬举。虽然多种社会职务占去了我不少的时间和精力，但我之所以尽力而为，是因为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与需要。我尚可发挥点余热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大家办点事。我看到王呐、赵谦等同志退下来后，成立老艺术家委员会，团结大家继续发光发热，很是赞赏。我对李嘉琪同志说过，你从文化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，如今大家需要你，

可以出点力，你本身也是艺术家嘛，当年就曾组织和参与过不少大型文化活动的策划和美术设计。我始终认为，当个一官半职是有时间性的，到时间就得退下来，而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是永远的，这一辈子能干多少算多少，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。

老艺术家委员会所要做的，就是艺术界的老年工作。我想，我们这些所谓为“官”退下来的人民公仆，都应该关心老年工作。人总会老的，是需要有人关心的。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，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是不应该忘记老年人曾经作出过的贡献的。而且，尊老爱幼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
老艺术家委员会团结大家，克服困难，开展了不少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作活动。编辑出版这套为我省老艺术家存传的丛书，不仅保留了宝贵的艺术史料，也是为“多彩贵州”记录了绚丽的一笔。感谢全省老艺术家们为贵州文化建设作出过的卓越贡献，黔岭星空，群星灿烂。谨祝老艺术家们健康长寿，后继有人。

2006年7月30日于贵阳

（作者系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总顾问，原贵州省省长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）





群星灿烂耀黔地(序二)

涂 圻

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编辑的《黔岭星空——贵州老艺术家剪影》第二辑,即将付梓,要我作序。就我而言,虽说在文化厅长岗位上时间不长,却是义不容辞的。我欣然同意,因为这是一种义务,一种责任,一种对老艺术家的崇敬的由衷之情。

这部书的第一辑,早于2004年10月已经出版。时隔两年,第二辑的书稿又呈现在我们面前。翻阅了这36位老艺术家的传略,使我心潮翻涌,感慨万千,油然而敬。如果加上先期第一辑记述的37位,将近80位老艺术家,真可谓群星璀璨,光耀黔地上空了。这第二辑所载的武光瑞、孙仲、罗江禹、阿略、汪华琦、沈敏、卢小玉、任岷、张中笑等等,我都耳熟或知名,有的还曾交往过。然而,真正地了解他们,还是当我读了书稿之后,才清晰地看到了他们生命的轨迹,窥视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,领略到他们不同凡响的艺术人生。

他们多是在20世纪曾经活跃于我省话剧、歌舞、京剧、川剧、评剧、黔剧、花灯剧、越剧、豫剧、杂技、曲艺和影视等方面的表演艺术家、演奏家,以及编剧、导演、音乐、舞美、戏剧评论等戏剧艺术各门类、各专业的佼佼者。他们才华横溢、建树颇多,曾是我省文化艺术界的典范与楷模,广为观众所熟悉,所热爱。民族舞蹈艺术家阿略,过去是台江施洞苗寨一个打猪草、挖野菜、放牛、砍柴的穷苦

女孩,1950年贵州刚解放,省里派民族干部去她家乡挑选几位能歌善舞的苗族姑娘,组建西南少数民族观礼文工团,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演出。她幸运地被选上,从此走出了大山,改变了自己的一生。她没有忘记,当时第一站先到西南军区驻地重庆组团,给邓小平、刘伯承等首长汇报演出。小平同志发给他们每人一套黑色的呢衣裤,把他们打扮起来,才送他们出发去北京。她没有忘记那年10月3日,她和西藏、云南的兄弟姐妹们一道,去怀仁堂给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作献礼演出。她向毛主席敬献了苗衣和围腰,毛主席回赠了他们每人一套呢衣服,还有一些药品。从此她沐浴在党的阳光下不断成长,最终成就为新中国第一代苗族舞蹈家。曾参加赴朝慰问团,还出访过巴拿马、委内瑞拉、厄瓜多尔等许多国家。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,担任了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,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副会长,贵州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一级演员,花灯表演艺术家罗家禹,是我省花灯剧第一代“歌后”,声音高亢而甜润,情感细腻而粗犷,主演过《七妹与蛇郎》、《哑姑泉》、《平凡的岗位》、《打舅娘》等许多大型剧目,被誉为“贵州郭兰英”。当年中央歌剧院曾商调她去北京工作,但她由于难舍贵州花灯情结,毅然留在家乡,从艺四十余年,为我省花灯艺术奉献了毕生精力,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话剧表演艺术家宋可兼,十六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,随军西进到贵州,转业下地方后曾考取上海戏剧学院深造。1958年在毕业剧目莎士比亚名著《无事生非》中扮演女主角希萝,深得专家和观众好评,周恩来总理多次观看了该剧,还特调晋京公演,并安排进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出。周总理在接见演员时亲切地握着宋可兼的手问道:“你是从哪里来学习的?”宋可兼回答:“贵州,欢迎总理到贵州去!”总理说:“要去,一定会去。”当时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时刻,这张照片至今还挂在她家的客厅里。1960年4月末5月初,周总理果然来贵州视察,在省委举行的联欢会上,应黔剧主要演员刘玉珍(现省老



艺术家委员会副主席)请求,总理在她的笔记本上题词,写道:“黔剧演出团的同志们:希望你们在党的领导下,高举总路线的旗帜,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,发扬黔剧的自己风格,吸收其他剧种优点,融会贯通,推陈出新,为创造新黔剧而奋斗。”这个四十多年前的题词,一直激励着我省戏剧艺术工作者,为发展和繁荣我省本土文化,不懈地努力奋斗,创作出如《秦娘美》、《奢香夫人》等一大批优秀经典剧目。

本书收录的老艺术家们,不仅有良好的艺德,而且有深厚的艺术修养。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,兢兢业业地工作,踏踏实实地奋进,默默地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。读了《倾情赞美家乡的歌者》一文,才知道传唱了40余年,经久不衰,让贵州几代人耳熟能详的原创歌曲《我爱贵州》,是新中国贵州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,20世纪50年代前期毕业于东北鲁艺(前身为延安鲁迅文艺学院)作曲系的孙承禧。他毕生从事音乐研究与作曲,创作歌曲200多首,不少作品由著名歌唱家演唱,灌制唱片和录制音乐光碟,如今年愈古稀仍然笔耕不辍,最近还参加了我省举办的“多彩贵州歌曲大赛”,荣登榜首,被誉为“唱出贵州人民心声的民族音乐家”。我还从《贵州电视剧市场运作开拓者》一文中,了解到曾先后演出了十一部电影,导演过近百部(集)电视剧,荣获贵州“十佳”电视艺术工作者殊荣的国家一级导演贾盛云,竟然不在广播电视系统,而是省话剧团的一名演员。他与时俱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,依托省话剧团,独立创建了“贵州省文化影视艺术中心”,不要国家编制和经费,创造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,开创了贵州影视艺术走向市场的先河。这种精神十分难能可贵,也是值得借鉴和肯定的。

列入《黔岭星空》第二辑的艺术家们,有许多还是贵州戏剧舞台艺术某方面的奠基人和创业者。比如《不懈的苦学者》中记述的武光瑞;《老骥伏枥》中记述的孙仲;《我心中的崇拜者》中记述的马利云等等,不仅是贵州戏剧艺术某方面的探索者和先行者,而且是

这方面的领导者或组织者。不仅本身德艺双馨,还在其从事的这些领域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。他们的功劳与贡献是不可磨灭的。当人们看到今天贵州戏剧舞台艺术的发展与繁荣时,是不应当忘记他们的。

《黔岭星空》的出版,对我省文艺界而言,意义是非常重大而深远的。正如老领导龙志毅同志曾在第一辑序中所说,“记录和出版我省老艺术家们的业绩,不仅是为他们立简史,而且是对他们的一种褒扬,一种纪念和怀念。”此外,我认为它还有一种存史的作用,树立典范的作用,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,优良作风的作用。这部书的编辑者是省老艺术家委员会,他们在第一辑后记中,如是说,“贵州这片沃土,养育了无数的先贤和当代英才,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化。这是贵州的骄傲,也是贵州人的财富,亟待搜集、整理、出版、传承”。然而编辑出版这样一部书,又谈何容易?并非一件简单的事,更何况老艺术家委员会只是一个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。按他们自己的话说“这是一个曾经在贵州的这块热土上奉献了青春,创造过辉煌的文艺精英们的群体,他们既无权也无钱,却有一腔火热的为祖国和贵州的文艺事业奋斗终身的情怀。”(第一辑《后记》)可以想像,他们为了做好这件事,不知付出了多少难以想像的艰辛。同时也由此,使我们被他们这种精神所感动,所折服。他们离退休以后,老有所乐,老有所为,不思索取,奉献余热,这几年做了许多有益于贵州文艺事业的事情,一件件都影响深远,口碑甚佳。记得今年五月下旬,他们举办了一个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64周年暨祝贺省话剧团、省歌舞团、省花灯剧团和省群众艺术馆“三团一馆”成立50周年文艺联欢演出活动,我和文化厅班子的同志们都应邀参加了。老艺术家们不但把庆典仪式办得隆重、热烈,而且排演了一台十分精彩的文艺节目。那天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激动,曾在开始和结束两次即席讲话,赞扬了老艺术家们宝刀不老,风采依旧的大家风范。当我了解到这个老艺术



家委员会本该归属于文化厅,后来却挂靠到省文联去了,多少有些遗憾。但是,因为其成员绝大多数是从文化系统离退休的,他们的根始终在文化系统。所以,文化厅是不能等闲视之的,并要主动与省文联配合,把老艺术家委员会这个工作做好,要保证给老艺术家们尽可能地提供关心,在保证大家身体健康、精神愉快的前提下,尽量把他们过去的艺术成就继续展现出来,把他们身怀的不凡技艺传承下去,发扬光大。同时又要尽可能地为他们服好务,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,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。

《黔岭星空》第二辑将要出版了,这是一部系列丛书,也是我省文化艺术方面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希望它能逐渐形成一项系统工程,延绵不断地继续编辑出版下去,记载历史,告慰先人,传诸后世,使其成为教育青年一代文艺工作者的生动教材。

2006年7月于贵州省文化厅

(作者系贵州省文化厅党组书记、厅长)



功德无量的一件善事(序三)

——就《黔岭星空》出版给王呐、可兼的信

汪 德 荣

王呐、可兼同志：

昨天下午收到您们给我寄来的《黔岭星空》第一辑，这本书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回忆、感慨和激动，弄得我一整夜失去了睡意。今天白天，我又把书反复翻看很久，只觉内心深处不住地翻腾，真是寝食不安，什么心肠也没有了。因为这本书里的许多人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和他们之间有着很深很深的友谊。对于书中的记述，有很多是知道的，也有很多我不知道，这就使我不能放下这本书，看了还想看，边看边回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岁月。我无限怀念这些老朋友，对他们的逝去以及所遭受的苦难，我有着说不出的哀痛……

在《黔岭星空》记述的老艺术家中，尤其是罗军、范里、肖家驹等老人，更勾起我许许多多的回忆和怀念。1950年，我和范里在军区文化部住在富水路兵政礼堂的时候，几乎三天两头和罗军在一起，那时候他手里还有几文钱，总是请我们去大十字附近几个四川小饭馆吃毛肚火锅、喝点酒，天上地下地摆谈一阵子，那就是最幸福最愉快的时光。罗军还曾多次表示要把他在南明堂那处小花



园和房子让给我，白去住，不要我的钱。我那时在军区当科长，每月薪金十元左右，是不敢奢望买什么房子的。虽对那个幽美的居住环境确也喜欢，但我还是不能掠人之美答应他那诚挚的要求。我和罗军的交往，缘于那时我和他同时受申云浦同志的委托，参与筹建贵州省剧协，所以接触较多，通过相互了解建立了较深的友情。读了王呐在《黔岭星空》中写的罗军生平，感到基本反映了他这个老戏剧家的面貌，但也总还感到不很满足，没有足够地写出他豪迈的个性，尤其是他那忠于戏剧事业的痴情。在这些方面，我认为有必要再多作些叙述。关于罗军，有两件事我想略作补充：

一是罗军似乎是曾参加过俄罗斯名剧《大雷雨》的演出，罗军演什么角色记不清了。我记得看过一本苏联时代出版的专刊，登载有该剧演出的情况，演员表上有罗军的名字。最近我在医院遇到王丹华、段虹夫妇，我们谈起罗军的事。他们和罗军较熟。他们说罗军曾在香港演戏、拍电影，被称为中国的“保罗·泰华硬派小生”。（想不到不久之后，王丹华同志就逝世了。）

二是罗军在解放前后如果认真经营，他的药店完全不会倒闭，不仅衣食无虑，还可过较好的生活。然而他的心思决不在当个药店老板，而是始终醉心于他热爱的戏剧事业。正因为这样，一解放他就主动放弃药店生意全身心地投入戏剧工作。因此，谈及药店的倒闭，决不是他无能，经营不了药店生意，而是他不想这样做。戏剧是他的一切，这就是罗军。

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离开贵阳，天各一方，再加上连续的政治运动，“文革”大灾难接踵而来，我们都成了“运动员”，就没办法再与罗军取得联系了，但他给我的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想到如今再也无法和他共话，实在令人伤感。

另一个是范里。我和范里一见如故，而且一块在“三反”中受

难。当时我的情况还较过得去，他却坐了几牢。80年代中期，我到贵阳去看过他，他在黔剧团，陋室小床。留我喝酒，令我欣然，并祝他健康。范里在舞台艺术方面造诣很高，贵州文化界少有。

《黔岭星空》向读者介绍的金匡民、李鸿韵是我在军区文化部工作时的老友，我对他们的表演艺术十分赞赏，而且他们的人品又那么高尚！书中介绍的另一些名演员，像魏香庭、马骏骅、周瑞华、林薇、黄跃庭、欧少久……都是我当年十分熟悉的难得的表演艺术家，并多次被他们的表演艺术打动过。还有东丹甘同志，现在是贵州著名的老艺术家，当年也都是我们文工团的成员。

遗憾的是我虽然很早就知道王呐这个名字，但却没有看过您演的戏。这是因为您从上海调来贵州，我已离开去昆明的原故。

总之，读了《黔岭星空》，深感此书的出版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善事。您们几位同志立志发起做这件事极为可贵，至于为做好事付出各种各样的艰辛努力更是令我十分钦佩，并在此向您们表示诚挚的谢意！如果不是您们，谁会来为这些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们立传？而后人又怎么能知道贵州的艺术发展历史？此举真是善莫大焉！

我希望您们将这一善举继续下去，继续为贵州众多的老艺术家们剪影立传。在这方面我尽力帮助您们做点事，比如提供一点有关崔永昌同志、潘中亮等同志的材料。另外，我建议写作的同志除了写他们的艺术经历和艺术成就之外，也要注意写他们的人品、人格。我认为所谓“德艺双馨”，“德”应该是他们的人格和道德风貌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面目，“艺”则是很应看重的。因为我觉得艺术的作用在于精神，在于民族文化的传承，诸如李叔同、张大千及丰子恺等艺术大家，他们没有说出为人民服务的词句，但他们的艺术都为千万人所喜爱所尊崇，实际上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了。





我的这个意见仅供参考,不当之处请您们指正。

谨祝

《黔岭星空》出版成功!

汪德荣

2005年3月8日于昆明

(作者原为昆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,曾在贵州省军区工作多年。)